

卷之三

通鑑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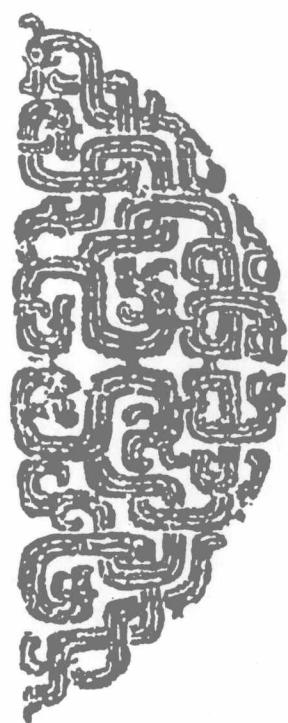
(一)

中國地方志集成

雲南府縣志輯 ④9

宣統續纂
蒙自縣志(二)

鳳凰出版社 • 上海書店 • 巴蜀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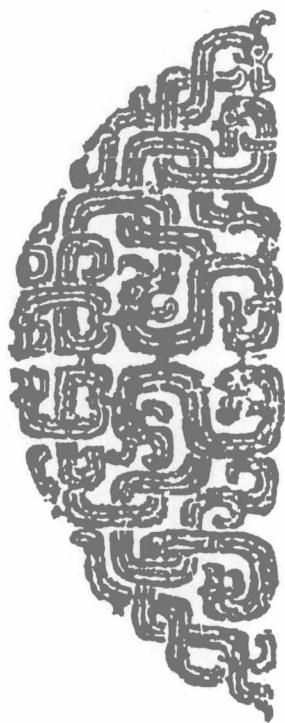


宣統續蒙自縣志(一)

佚

名

纂



本書十二卷首一卷，清宣統年間纂修，稿本未刊行，一九六一年上海古籍書店據以影印。現亦據此影印。

宣
統

修志論例

辛亥年九月某日於陝西漢中府同治縣志稿序

州縣立志倣自前明當時草創之初雖義例不甚整齊文辭尚覺真實剪裁多自己出非若近日之習套相沿輕雋小生史字未曾全識皆可奮筆妄修竊叨餼脯者然其書百無一存此皆後陵前替修新志者襲舊志之紀載而滅作者之姓名充其義類將班書既出史記即付祖龍歐宗成書舊唐遂可覆甕與僕謂修志者當續前人之記載不當毀前人之成書即前志義例不明文辭乖舛我別為創制更改成書亦當聽其並行新舊相續不得擅毀彼此得失觀者自有公論仍取卷帙目錄作者姓氏錄入新志藝文考中以備遺亡庶行

大公無我之意。且吾亦不至見毀於後人矣。我毀前人，後人
丈夫生不為史臣，亦當從名公巨卿執筆充書記，而因得論列
當世，以文章見用於時，如纂修志乘，亦其一事也。今之所謂
修志，令張徒務空名，作者又鮮學識，上不過圖註勤事考成，
下不過苟資館穀祿利甚，而邑紳因之以啟奔競，文士得之
以舞曲筆，主賓名挾成見同局，或起抵牾，則其於修志事雖
不為亦可也。

章實齋與石首王明府論志例，謂以文害辭，以辭害志。如石首
以二字名縣，但曰石邑，則名城、石秋、石南、石阡，何所區別？以
此例推，則蒙自但曰蒙邑，無論他省與蒙化亦混矣。宜知之。

全志改從此例亦宜知之

修志有二便。地近則易核，時近則迹真。有三長。識足以斷凡例，明足以決去取，公足以絕請託。有五難。清晰天度，考衷古界，調劑眾議，廣徵藏書，預杜是非。有八忌。條理混雜，詳略失體，偏尚文辭，妝點名勝，擅翻舊案，浮記功績，拘古不變，貪載傳奇，有四體。皇恩慶典，宜作紀。官師科甲，宜作譜。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傳。有四要。簡嚴嚴雅，當乘二便，盡三長。去五難除八忌，而立四體，以歸四要，是為得之。

起於邈體，宜遵史法。今之州縣，古之列國也。何莫非晉乘楚構，杌魯春秋哉。然春王必尊正朔，自有統系，所以稱志者，避國

史之名也。州縣志。省府志。繁簡不同。部分無異。今之州縣志書多分題目。混雜無次。漫無統攝。凡百大小。均可類推。胸有成竹。任世事紛擾。以條理處之。自不致手忙腳亂。篇首冠以總名。下乃縷分件悉。彙列成編。非惟總萃易觀。亦且謹嚴得體。善夫。朱子所謂所守者至簡。而能御頗。得其要矣。世皆以武功朝邑志為善。而自章賓齋駁之。未見其可知。志書體例尚未有止於到善者也。

古者封建之世。列國自有史書。然正月必係周王。魯史必稱周典。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書在於魯是也。蓋著承稟所由始也。後世郡縣雖在萬里之外。制如古者畿甸之法。乃其分門次類。略無規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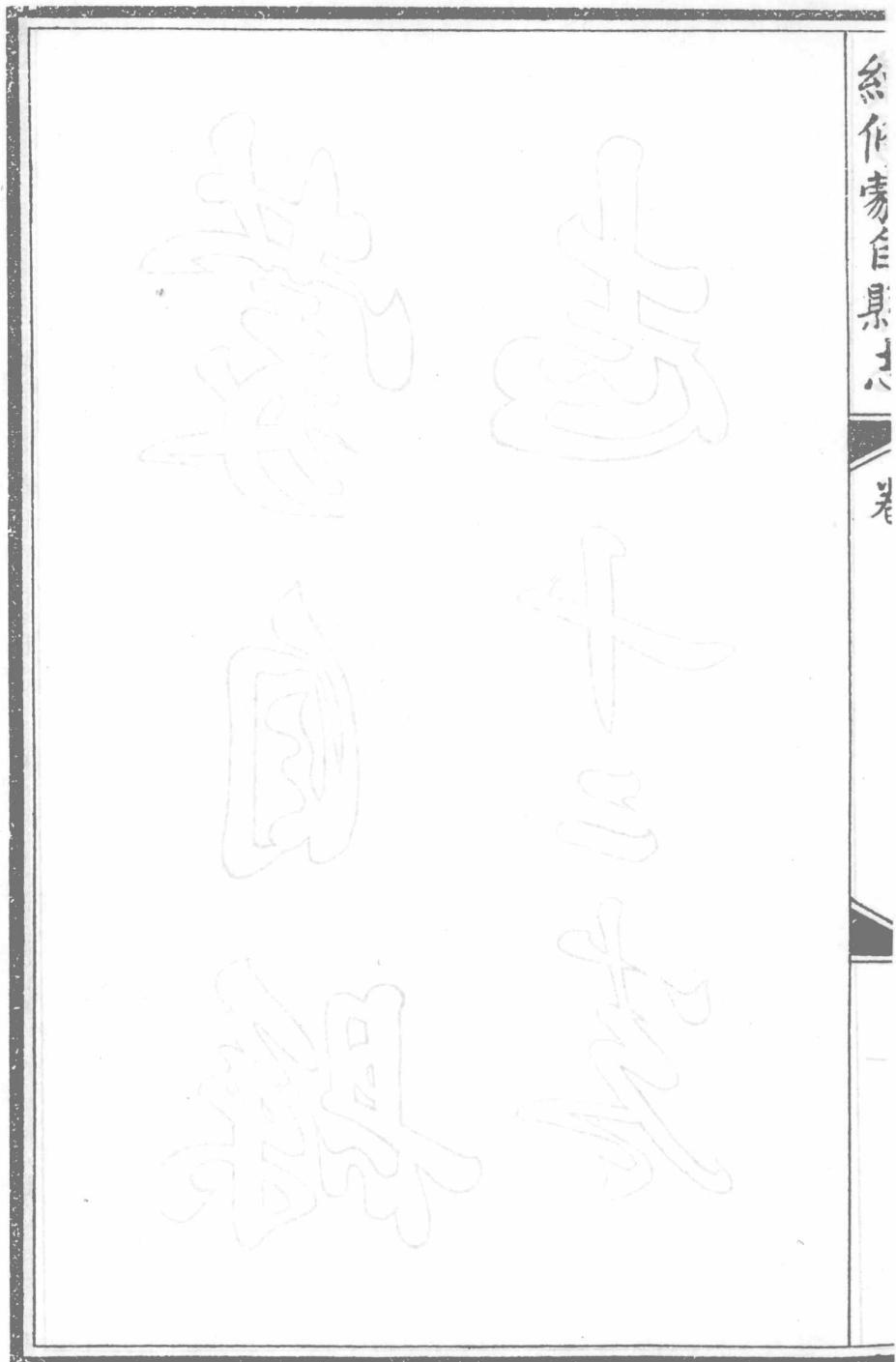
章程。豈有當於周官外史之義與。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
述書名於四方此是列國之書不得自擅必稟外史一成之例也此則撰志諸家不明史學之過也。

史之有表，乃列傳之敘目，名列於表，而傳無其人者，乃無德可稱，而書事從畧者也。其有立傳而不出於表者，事有可紀，而用特書之例也。今撰志者，選舉職官之下，往往雜書一二事實，至其人之生平大節，又用總括大略，編於人物名宦條中，然後更取傳志全篇，載於藝文之内，此云詳見某項，彼云已列某條，一人之事，複見疊出，而能作表者，亦不免於表名之下，史注有傳之文，何其擾而不精之甚與。

正史既存大體，而部府州縣之志，以漸加詳焉，所謂行遠角通。

登高自卑。州縣博收，乃所以備正史之約取也。
志乘
六代以還，名家復歇。父子世傳為家學，而集眾修書之法行。如
一人特撰為名家
唐人之修晉書、元人之修宋遼金三史是也。監修大臣，著名
簡端，而編纂校勘之官，則隱顯不一。即或偶著其人與修史
事，而某紀某表編之誰氏，某志某傳輯自何人，孰為草創規
條，孰為潤色文采，不為整齊綴合，各溯所由，未免一書之中，
優劣互見，而功過難知。此一書功力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
者也。

志
勝
十
二
縣



舊序

蒙自故無專志。萬歷癸卯前撫軍督臺陳公既平東西逆彝。欲修滇之全志。檄下所屬各修邑志以報。時邑侯任宇李公。以蒙自之志屬先大夫志之。乃廣搜博問。近述遠稽。歷月餘。始成一帙。復於邑侯蓋抄本也。越甲寅歲不肖偶得舊稿於笥中。曰此先大夫手澤也。久置之不將歸於烏有耶。再入近事數則。授之梓人。非敢曰是足為蒙自志而可傳也。蒙自往不可紀。及入我明版圖。將三百載。仰沐

政化。不為不深。其間豈無一二殊絕芳蹟。足以光昭竹帛。照耀耳目者。卒寥寥無聞。志之所以無托而傳耳。若謂是帙不詳。

不備而不梓之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即有作者何所據
焉故曰不詳不備之志賢於無志宜梓之以俟作者
萬曆甲寅歲孟秋月吉奉直大夫鎮寧州知州邑人尹紹臯
伯明甫書於忠孝堂

蒙自縣志跋

壬子之秋。弼在都下。始聞衛相君疏。請纂修一統志。制曰可。乃通行天下郡邑。省會各修其志。至八月而弼謁選授蒙自。自今十一月奉檄出都。竊念蒙邑之志。當已告竣。將不得列名於上。及癸丑暮春。始抵蒙受事。而邑志未成。及購其舊志閱之。則故明萬曆年所輯。又多闕畧不備。自萬曆以後。絕無可考。太守陳公檄弼修之。於是布告境內。徵者宿求遺書。旬日而無應者。弼乃日引見鄉士大夫。及其父老。每令言邑中故事。輒聽而識之。退而書之。其邑內之殘碑古碣。咸錄其文而讀之。而又以蒙邑政事填委。下車之始。不能不有所張。

弛矯革。雞鳴而起。日無餘晷。至是退食。乃得盡屏案牘。汎覽於殘編舊簡。及錄其所聞見。凡可以入於志者。序其後先。刪其繁冗。補其闕略。潤其文詞。燒燭濡管。至夜分乃已。如此者閱月餘而後脫稿。昔左太冲作三都賦。構思十年。凡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一句。輒疏入彌之苦心。殆無以異是也。志成手自繕寫。心竊慰矣。幸得竟前人未竟之功。而彌亦得以附名於後也。然猶私憾焉。邑中典籍甚少。而彌已久廢鉛槧。搜攬既窮。荒謬殊甚。異日上之。

天子。而石渠天祿諸臣。咸視為朽株寸木。無所施其郢斤。良可愧也。至於地方民生之事。又以蒞任日淺。未得一一整齊。如城

池學校隄堰。諸志中尚未有創制興廢之功。知我者則以為
有志而未達也。罪我者則以為碌碌無奇節也。則是弼之所
以不快於心耳。若夫纂輯之時。其所藉以考訂者。則有郡憲
副楊饌之郡志。邑司醞尹廷俊之邑志。而代為掇拾。以助弼
組織者。則邑紳江濬。訓導劉有本。咸與有力焉。其功亦不可
泯也。例當書。

康熙十二年蒙自縣知縣王元弼